略论张恨水作品的启蒙主义思想

姜友芝 丁伯林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大师，为后人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词，都具有自己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张恨水研究的专著、论文颇多。尤其新世纪这十多年时间张恨水研究许多方面更有了可喜的新进展。徐传礼、董康成、徐泉合著《张恨水与通俗文学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张恨水与通俗文学的关联，以及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谢家顺以《啼笑因缘》为出发点，从叙事学角度研讨张恨水小说对传统小说继承与创新。谢家顺、林斗山、葛便南合著的《张恨水对联艺术论稿》,在对联艺术的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尝试性探讨。袁进《与“三”结缘的张恨水》，孔庆东《〈啼笑因缘〉的爱情三模式》，徐德明《〈金粉世家〉与家族小说》，张中良《张恨水小说的社会风俗画》，汤哲声《引雅入俗——张恨水》，百家讲坛这五讲通俗化解说张恨水小说，使张恨水小说研究学术成果得以普及。积数十年的研究，论者对张恨水小说的主题、题材和风格特征等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可谓成绩斐然，但极少有学者挖掘张恨水作品尤其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张恨水作品中启蒙主义思想的内容是丰富复杂的，与同一时代新文学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一、张恨水启蒙主义思想的渊源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之所以爱读通俗小说，就是因为在鉴赏他们能理解的文艺作品时，还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一些生活的启迪以及做人的基本准则。他们读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从主人公杨杏园身上看到洁身自好，清白自许，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读《金粉世家》，冷清秋的生活经历告诫他们“齐大非偶”酿成悲剧，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纨绔子弟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些对人起到启蒙教化的思想是张恨水受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要数李贽最著名。李贽承接了阳明及泰州学派的狂者胸次与怀疑、批判精神，淡化了道德伦理在心学中的色彩，突显了人性的自然层面，提升了主体尤其是个体的独立、自由、平等意义。在平等问题上。李贽坚持“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认为人是平等的，而否定了所谓的尊卑贵贱。这些思想渗透在张恨水主要的作品中。

同时，张恨水也受到“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启蒙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一个里程碑，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竖起了“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大旗，塑造理性，培育公民精神。如火如荼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影响了通俗作家的创作，他们在作品的内容上努力改良自己。过去狭邪小说的写作中他们“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1],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毕倚虹和何海鸣笔下，他们抛开过去的几种模式，都加进了人情与人道主义的新因素。1919年张恨水正好从安徽老家远赴北京，任《益报》校对、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当时作为报人的张恨水会不知不觉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新文学作家们强调国民性改造，指出立国之本首先立人，把对国民思想启蒙主义视为中国变革的中心环节。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着迷恋的心态，他不可能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那样对传统文化采取决绝的态度。但时代的发展，又无形地迫使他必须调整这种过于传统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以适应“五四”以来批判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潮流，这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张恨水作品的启蒙主义思想。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可以与新文学中社会剖析小说构成互补的态势。社会剖析小说指的是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代表作《子夜》。《子夜》从居高俯视的视角，以工业资本家吴荪甫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破产的悲剧故事为线索，整体展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景：豪奢的资本家客厅、光怪陆离的夜总会、错综复杂的工厂斗争、声嘶力竭的证券市场，以及高谈阔论的教授、诗人、太太小姐们。而《春明外史》叙事从容，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雏妓梨云、才女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贯穿线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风俗图：上到总统、总理、下到妓女、戏子，穷尽名色人等，豪门、妓院、剧场、公寓、会馆、学校、高级饭店、俱乐部、庙宇、名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两部作品运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各自向世人描绘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上海、北京两地的真实的社会生活。这足以反观张恨水受到新文化影响之深。

二、民主与平等并重的思想

张恨水作品中，民主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溶于生活之无形，表现为衣食住行中的每一环，每一个人的举手投足间，润滑着人的思考。它不同于鲁迅小说作品重在写出国人的灵魂，揭示出他们的痼疾沉疴。鲁迅塑造了中国人的一系列人格典型：主子、奴才、看客、穷酸书生、假卫道士、帮闲文人……“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张恨水作品虽不能塑造类似于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但他就是凭借着他笔下的中西合璧的男男女女对市民受众进行形象化的思想启蒙。张恨水好友张友鸾曾以自己独到的眼光评价《金粉世家》，他说《金粉世家》“假如写法不是章回小说，而用现代语，那么，它就是《家》；假如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戏剧，那么，它就是《雷雨》。”[2]张友銮实际上相当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这部小说的“时代意识”。《家》和《雷雨》是新文学作品中具有浓郁启蒙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拿《金粉世家》与《家》、《雷雨》作比较，很明显地看出《金粉世家》具备《家》与《雷雨》的思想启蒙特质。“客观地讲，张恨水的前期小说，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沿用了章回小说这一传统的艺术形态，但就作品的‘时代意识’而言，应该说相当整体地深刻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深层时代意识，起码，并不落后于‘时代意识’”[3] 这一评价颇为中肯。在张恨水的小说世界中，塑造了大批“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具有双重文化人格的人物:杨杏园（《春明外史》），冷清秋、金铨（《金粉世家.》），樊家树（《啼笑因缘》）、冯子云（《现代青年》），李南泉（《巴山夜雨》），康百川（《秘密谷》）等。一方面，他们无不承载浓重的传统文化意识，在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相当的欣赏和依恋的情怀。另一方面，他们大都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或认同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属于“维新”人物。

《金粉世家》中金铨早年留学法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善于接受新事物，是个开明人才，虽为一国总理，又是三世同堂大家族的家长，但他不专制、不迂腐，没有门第等级观念，允许子女自由选择婚姻，是一个接受了维新思想的改良的父亲形象。尽管他知道冷清秋出身下层家庭，他对于金燕西和冷清秋的婚姻的态度，并不像巴金笔下的封建家长那样对年轻人的自由婚姻横加干涉，而是尊重金燕西个人的意见，显示出他民主思想的倾向性。另外，凤举一次夜醉，引起了金铨的注意。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给自己的下属、凤举的顶头上司、外交部曾次长写信，要求解除凤举的公职：“思恕兄惠鉴：旧岁新年，都有一番热闹，未能免俗，思之可笑。近来作么生？三日未见矣。昨读西文小说，思及一事，觉中国大家庭制度，实足障碍青年向上机会。小儿辈袭祖父之余荫，少年得志，辄少奋斗，纨绔气习，日见其重。若不就此纠正，则彼等与家庭，两无是处。依次实行，自当从凤举作起。请即转告子安总长，将其部中职务免去，使其自辟途径，另觅职业，勿徒为闲员，尸位素餐也。铨此意已决，望勿以朋友私谊，为之维护。是所至盼，即颂新福。 铨顿[4]”金铨通过私人函件的形式来解决一桩既牵涉到个人私事，同时又不无公共性质的事件，而不是以政策、制度的形式对之加以处理。这足以说明金铨处理公事时显示出鲜明的民主。身居社会高层的金铨，在家里对下人也实行平等。金燕西过生日时，几个仆人送了他礼物。在宴请吃饭时，金铨觉得不让仆人一起吃饭是不对的。 金铨道：“你收了别人的礼，还要请请人，你对她们的礼，就这样感受吗？”燕西笑道：“我原是给她们备一席酒，让她们自己去吃去。”金铨笑道：“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平等，送花的人，倒没有赏花饮酒的希望。我看这里很有座位空着，也没有外人，让她们也坐上罢。”[5]389《金粉世家》中的民主思想俯拾即是。 冷清秋和金燕西热恋时，二人结伴一起看电影。冷母忍不住发出了感慨道：“这些新鲜事儿，我们年轻时候是没有的，就是有，我们上人也不会让你去看，……常让你出去玩玩，我也是愿意的。”[4]784冷母的感慨里面除了饱含着对女儿的宽容和疼爱之外，也确定交织着一些对于时代变迁的羡慕、无奈，而最终她接受了这种时代的变迁。冷母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女人，面对时代的变迁，她在女儿恋爱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民主思想，显示出她的开放通达。

《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对贫寒出身的姑娘沈凤喜一见钟情。这在传统文学中，也是个俗套故事。但是樊家树所体现出来的平民意识和一种平等观念。这是一种富有时代感的东西，通过俗套故事表现出来，更易于被市民阶层接受和认同。 在爱情问题上，樊家树并不守旧，他冲破了传统的门第观念，不听表兄嫂的一再劝告，坚持与沈凤喜交往，并安慰她“我们的爱情绝不建筑在金钱上，我也绝不敢把几个臭钱来侮辱你。但是我愿帮助你能够自立，不至于像以前去受钱的压迫。”[5]289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等借助爱情表现平等启蒙主义思想，但《啼笑因缘》中平等启蒙主义思想更加鲜明。当沈凤喜失身于军阀刘德柱之后，樊家树却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说，以为让姓刘的把你抢去了，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不好意思再嫁我，其实是不要紧的。在从前，女子失身于人，无论是愿意，或者被强迫的，就像一块白布染黑了一样，不能再算白布的；可是现在的年头儿，不是那样说，只要丈夫真爱他妻子，妻子真爱她丈夫，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不是在形式上，只要精神上是一样的，……”[5]289 同时，他与走江湖耍把式的关寿峰父女交往，并不因为关氏父女出身卑微而有丝毫歧视或看轻之意。在关寿峰生病住院垂危之时，他慷慨解囊，无私帮助，完全是朋友之间情意和同情心，而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以及地位方面的考虑。樊家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应该说对市民社会具有一种吸引力。《啼笑因缘》这部作品通过樊家树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平民化思想和文化情趣，是一种时代思想，符合市民阶层读者的心理期待和阅读口味，北京的读者，感到亲切，上海的读者，感到新鲜。张恨水坦言，在写作《啼笑因缘》时，“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我的所谓赶上时代，只不过我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和写人民就是了。”[6]

除了《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张恨水其他作品也体现了民主与平等并重的思想。像《杨柳青青》中渗透过新思想的桂枝，为宽慰母亲的心也会说出平等之类的话。桂枝道：“这年头儿男女平等，作儿子的可以养老，作闺女的，一样可以养老，你信不信？我决计养活你这一辈子。”[7]33 而她的母亲在她的婚姻上也表现了自己是个开明的家长。当桂枝在犹豫是否嫁给赵自强连长时， “江氏心里，就有些明白，一定是赵家的婚事，她有些不满意，也不知道那天在外面听着什么言语了，勾起她一肚子的心事来，所以只管生气。这个年头，是自由的年头，既然姑娘不愿意这头亲事，有话也是白说，不但不会成功，也是让上辈人跟在后面受气，那又何苦呢，因之江氏忽然醒悟过来，也就绝以不提这件事。”[7] 124她的母亲江氏内心深处感受也体现出民主、平等观念的诞生、扩散和深入人心。

三、婚姻自主权的思想

所谓自由是人天生的摆脱奴役，不受制约，不受羁绊的倾向。它是整个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当然不同文明的人类对自由都表现出了各自的理解和向往。“五四”学者揭露礼教吃人，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宣扬婚姻自主权。而作为一个报人，张恨水理所当然知晓这一启蒙主义思想对普通民众的冲击力；作为一个作家，张恨水深知写作受体——读者的阅读兴趣倾向性。当时普通市民读者的审美趣味介乎于新旧之间，他们既想阅读传统传奇故事，又想在故事中领略出新鲜事物来。张恨水及时把握住读者这一阅读需求，在旧的章回体小说中透漏些许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

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婚姻都是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青年男女无法拥有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人们的思想觉醒了，青年们向社会发出呐喊，寻求婚姻自主权。《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李冬青以悲剧结束，但二人在婚姻问题上都表现出各自的自主权。封建社会青楼女子要拥有自己的爱情是一种奢望，清白人家男人娶其回家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杨杏园不仅与梨云产生爱情，还不顾世俗的偏见，决定娶她为妻。李冬青与杨杏园心心相印，门户相当，又是男才女貌，天设的一对好姻缘。当李冬青得知自己有痼疾，她虽深爱着杨杏园，不听任何人劝阻决然选择与杨杏园分手，她完全掌控了婚姻自主权。《金粉世家》中金燕西与白秀珠青梅竹马，长辈们都非常看好他们俩。当金燕西遇上冷清秋后，金燕西充分拥有了婚姻自主权，舍豪门贵族女子而娶平民女子。这倒不是金燕西喜新厌旧，小说字里行间没有表现出金燕西对白秀珠产生过爱情。见到冷清秋后，金燕西才知情为何物，他听从内心的渴求，娶平民才女冷清秋为妻。而冷清秋更是追求自由、平等，向往人格独立、婚姻自主。在爱情失落后，冷清秋主动向金燕西提出离婚要求。当这一要求受到阻扰时，她趁着金家一场大火摆脱了这个豪华奢侈的家庭的禁锢和束缚，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同时，张恨水还借冷清秋的口说道“夫妻是由爱情结合，没有了爱情，夫妻结合的要素就没有了，要这名目上的夫妻何用？”这从很大的程度上抨击了传统思想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闪烁着新思想的光辉。相对巴金的《家》、鲁迅《伤逝》来说，张恨水作品中主人公大都拥有婚姻自主权，且他们婚姻自主的意识比较强。《家》中觉新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却委曲求全地放弃自己与钱梅芬的爱情，懦弱顺从地接受家长对自己婚姻的安排，娶李瑞珏为妻。《家》的结尾，李瑞珏惨死的教训，才使觉新有所醒悟。鲁迅《伤逝》中子君谈恋爱时发出惊世骇俗的爱情宣言“我是我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等到与涓生同居后受冷淡不得不选择离开直至死亡，子君等于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事实上她自始自终婚姻自主的意识较淡薄，只是一味地听从于涓生安排。

张恨水所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正面临新旧交替的千年不遇的变局，社会和文化传统都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调整期，旧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都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空前的焦躁、激动、刺激的时代，一种对旧的厌倦和对新的期待混乱交织的时代。“时代并不能替代人们进行价值选择，选择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动，是一种创造活动；能否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关键在于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完成。”[8]张恨水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嬗变更替，与时俱进，深化思想境界，在作品中充分体现“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两大内容：民主与自由、婚姻自主。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39.

[2]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J].新文学史料，1982，(01）.

[3]温奉桥.张恨水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9:169.

[4]张恨水.金粉世家[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5]张恨水.啼笑因缘[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6]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写作生涯回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125-126.

[7]张恨水.杨柳青青[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33,124.

[8]契诃夫. 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68.

**作者简介：姜友芝，女，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丁伯林，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